

吉至 濟月 女工 性

真寫活生的人動最部一



女少的下林子椰南台
耶女家酒的裏市都北台
舞風土的申禮婚族山高台

潑活·白坦·情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1006B



贈 蔡明園 書 館



序

目前，台灣正在水深火熱中。你讀了這本書，就知道在海外的一個孤島上，有着無數被壓迫的姊妹們，正伸着雙臂在召喚你，要你趕快打到台灣去，把自由幸福帶給她們。台灣女性優美的性格，淳樸的風俗，可歌可泣可驚可美的各種生活遭遇，這裏有着生動的描寫和明確的指示。

台灣女性贊

她們要翻身了

活躍的熱帶女性

聖母利亞的塑像

台灣革命奇女子謝雪紅小傳

可貴的南國友情

美麗的新竹之夜

我做了台灣女人的丈夫

她們怎樣走出了廚房

一個台灣女教師自白

台灣的白毛女

「茶花女」之淚

台灣婚俗誌異

高山族男女怎樣結合

高山女公主傳奇

台灣職業女性羣像

把紅旗插向台灣

上海

旅台作家集 贈 執 書 圖

藏 書

209957

台 灣 女 性 贊

一踏上台灣，滿眼是女性活躍的天下。看呵，在商店裏，工廠裏，機關裏，旅館裏，汽車裏，火車裏，以至菓園裏，煤坑裏，何處沒有她的足跡？她們體格那麼健美，教育那麼普遍，習慣是克苦耐勞，天賦是藝術愛好，以及一份具有南國典型的熱情，怎不使你歡喜贊歎，甘拜下風呢？

一位上海小姐，這樣描寫她初見到的印象：「從內地飄洋過海，第一步跨上基隆碼頭，一輛腳踏車從我面前疾駛過來，車上坐着捲髮披肩的綠衣女使者，儼然我們在銀幕上常見的女軍人。我不禁暗暗喝彩：『好硬性的台灣女性！』」

不錯，台灣女性個個有堅硬的軀幹，在生產機器的引擎畔，她們和男子一樣流着汗，足當「勞勸英雄」這光榮的頭銜而無愧。就這一點，一般面色蒼白弱不禁風的上海太太小姐們，應該在台灣姊妹們面前覺得自己的渺小，應該向她們學習，向她們看齊！

如果說台灣女性有什麼遺憾，那就是台灣淪陷了五十多年，日本帝國主義的「婦道」教育，使台灣女性成爲被壓迫者，她們深深陷在冤窟裏，她們的命運是很悲慘的，「賣買養女」的風氣至今沒有消滅——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之下，更使她們貧窮，飢餓，生活愈來愈痛苦。有一位台灣姊妹曾坦白地對我這樣說：

「台灣本來是一個好地方，台灣有米，夠肚子喫個飽；台灣有魚，有糖，調味品也不錯；台灣有肥皂、火柴、煤、油、日用品統統有，造房子的木材更大大的有，連金子也有。但，台灣人只缺少一樣東西：鈔票！而你們外省人卻大大的有鈔票！」

這一席話，可以知道她們對於目前腐敗政府痛恨到了極點，她們隨時會舉起了反抗的旗幟。你聽到嗎？她們的領袖——一個英勇的台灣革命女性謝雪紅，最近就這樣表示過：「祇要在廣播電台上一號召，就可以把她們組織起來，奪取反動派的武器，配合人民解放軍的進攻」。

大時代已將來到，台灣女性開始覺醒了，開始怒吼了！不做奴隸，要做主人！

• 古劍 •

台灣奇女子謝雪紅

你．．．是燈塔，照耀着黎明的海洋！

一平

台灣的女子占全台人口三分之二，站在生產的第一線，他們中間受過教育的并不在少數，而同時服務社會者特別的多，人人懂得怎樣刻苦耐勞，勞働至上。從台灣的鄉村到都市，到處可以看到她們這一羣在揮汗奔走，健步如飛的影子。

但也有人說：台灣女子局部化平庸化的水準以上人才占百分之九十九，而革命的反對建的女兵女作家女政治家太少了，這恐怕是被日本壓榨到這樣子。所以你決想不到台灣女子中是會產生出奇的人物的。

但平地千里必有高山，台灣女子雖平凡，却也有一比任何不平凡女子還要不平凡的女子，她做過舊禮教的叛徒，幹過文化運動，充過

共產黨首要份子，嘗過鐵窗風味，對人民革命有着百屈不撓的信心，台灣過去的反帝運動都有她的份，而「二二八」事後也是她一手所主持，日本鬼子聽見她的名字就會發抖，蔣介石匪徒一提起她更是怕的不得了……這一連串輝煌的事實在一個女子的生命史上演出是十分使人們值得驚嘆的。

她是誰？便是這裏要說的台灣奇女子謝雪紅。

「阿女」在孤苦中長大

謝雪紅原不是前清達官貴人的女公子，也不是富商鉅賈的千金小姐，却是臺中次家貧苦人家的女兒。

黎明

當她年幼的時候，不叫謝雪紅而稱「阿女」。爲了受生活艱苦的威脅，這位幼小的「阿女」，年齡還不上十六歲，就在臺中市擺香蕉攤，幫着他的爸爸媽媽賺錢謀生過着窮人們的日子。

實在命運之神也太殘酷了，謝雪紅似乎連這一點貧窮的生活都沒福享受，在八歲那一年，病魔把她的爸爸和媽媽先後進了陰曹，這小小的「阿女」，就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女，度着淒慘而伶仃的生活。

她仍舊幹着擺香蕉攤的生意，但因爲她已經是一個失去了爸媽的孤女，在同地擺攤販的孩子们常常要欺侮她譏笑她；

「阿女，你爲什麼沒有了爸爸？又沒有了媽媽？你是一個野女子！」

「你家裏有鬼啦！你爸爸剛剛從棺材裏爬了起來！」

「……………」
弱小的靈魂受不起這許多無名的刺激，謝雪紅常常在暮色蒼茫中收拾了香蕉攤流着眼淚回到屋子裏已經沒有人的家。

淒苦的日子，一天天的過去，謝雪紅後來

雖被親屬收留撫養，但到了十五歲就由扶養她的親屬做主，嫁一個在臺中干城町叫洪喜長的兒子洪春榮做妻子，謝雪紅是初次做了舊禮教的犧牲品，同時她也進入了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台中糖廠裏做工

洪春榮是一個平庸到極點的男子，那時候謝雪紅雖然年紀小小，却已經十分懂得人事，她覺得嫁給這樣一個人是一種痛苦，這種痛苦在她看來也許比幼年時期失去親愛的爸媽還要難受。她開始意識到自己身世的悲涼，她又開始對自己生命的空虛而感傷，然而她已經做了人家的妻子還有什麼辦法呢？

爲了想自立更生，不多年，她進了臺中「帝國」製糖廠工場做女工，在她的人生過程中開始意識到一線光明。

謝雪紅在糖廠裏做工，每天差不多在十六小時以上，日本鬼子整天用皮鞭和大聲叱罵在旁眈眈虎視着，她只是咬緊了牙，埋首榨着蔗汁。蔗汁是甜的，但她心頭是苦透了。

這時她認識了一個叫張樹敏的「甘蔗委員

」，看到謝雪紅聰明，又活潑，便時時去給她去談天。從不斷的接觸，她開始認識世界，認識自己。台灣是陷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每個同胞都在度着奴隸生活，而自己更是雙重奴隸的生活，於是她漸漸下決心，要突破這一個不幸的命運。

她開始努力讀書，跟張樹敏學習。對於台灣五十年來革命先烈們先後繼的英勇故事，常常使她激動，奮發起來。

同時，日本鬼子不斷地屠殺，不斷地壓榨，使她心頭反抗的怒火一天高漲一天。

在日本大正六年她東渡日本神戶，在那裏一面經營草帽生意，一面實地考察日本情況的種種，她開始在摸索她的出路。

第一個喊「打倒日本」

謝雪紅所以是一個不平凡的女子，並不是全出偶然的，她富有進取的精神，隨時不以現實為滿足，在日本三年，摸索又摸索，她終於受了日本共產黨的影響，接受馬列思想，從漫漫長夜中畢竟看到了黎明一般。

她的學問已大有進步，寫的文章很不錯，

她的口才也伶俐異常。回到台灣，就在台中市錦町勝家裁縫商店找到了一個「外交員」工作，一面兜攬生意，一面還在報上投稿。謝雪紅這個名字漸漸在台灣出現了，那時她纔二十一歲。

那時候民主思想正如同怒潮一般，到處風行，台灣也有「文化委會」的組織，宣傳工作做得十分緊張，台灣同胞受到啓示不少，謝雪紅也參加其中，在大庭廣衆之中，她的演講滔滔不絕充滿了熱情，每次都博得掌聲不少。其後她就辭去了裁縫商店「外交員」的職務，專任文化協會宣傳部長，她在台灣文化界活躍得十分厲害，好多思想左傾的日本進步人士，都跟她往來十分密切，有一次集會上，她曾大胆地首先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

大正十一年，台灣共產黨成立，初稱為台灣民族支部，謝雪紅和林日高，潘欽信，蘇新，便成了該支部的首要份子。可是這支部剛剛成立，台灣總督府馬上予以嚴密注意，擬就一張黑名單，準備一網打盡，但機警的謝雪紅得訊很快，立即化妝爲一個商人的太太離開台灣逃到上海過亡命生活了。

「五卅」案中的主角

到了上海，她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同志取得聯繫，在京滬杭各地都游歷過。當她看到那般同志那樣在工作中勤奮學習的精神，就說：

「我太年青，我要向祖國學習！」

在民國十五年那一年，她便進了上海大學，這是中共許多先進者的溫床，謝雪紅每天在同學的切磋中她顯得驚人的進步。不到一學期，她就當選了上海大學學生會的常務委員。

不久，全上海的學聯會，執行委員會的名單中也有了謝雪紅的名字。一個台灣女同志在祖國的懷抱裏獲得了壯大成長的機會。

帝國主義者對上海伸出了各色各樣的魔手，把中國人欺侮得愈來愈兇，日本鬼子的紗廠把工人顧正紅殺死，立刻掀起了上海人民全國人民一致的怒吼。而學聯會對該案是最出力支援的一個。謝雪紅便代表了學聯，到處奔走呼號，對日本帝國主義她勇敢地舉起了反抗的旗幟。當「五卅」慘案發生那一天，南京路上打先鋒的一個宣傳隊，謝雪紅就是總隊長，英帝國走狗巡捕開槍射擊學生的一刹那，謝雪紅滿

面浴血，幾乎被犧牲了，她的背上捶了重重的一記槍柄。

從這一記槍柄，她更認識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爲全中國人民之公敵，她要復仇，她更要奮鬥！

五卅慘案以後，謝雪紅便赴莫斯科考入東方大學。當時上大學生派赴莫斯科深造的，總數不佔十名，謝雪紅便是十名中之一名。當時她在共黨中已有相當聲譽，是她卓越的才幹革命的鬥志獲得了同志的愛戴。

回到台灣展開革命工作

在莫斯科，這個女戰士的生活圈更擴大了，她親身經歷了蘇聯偉大的「五年計劃」，一個理想的新社會蓬勃地建立起來了，她興奮，她感慨，祇要一回顧她的祖國和台灣故鄉那樣一團糟的現狀，她的內心是怎樣的激動呀！

在東方大學畢了業，她便回國，先到上海，在上海又碰到一位姓汪的台灣人，相見之下，談起又是共黨同志，於是兩個人化妝到了台灣，在台北正式成立台灣共產黨。那時候剛剛是民國十七年。

到了民國十九年，台灣共產黨又與中國共產黨領袖瞿秋白發生聯繫，繼續在島內組織各種工會聯盟，擴大活動。謝雪紅爲了避免日本警察的注意，改了一個日本式的假名山根美子，并且在台北最熱鬧的太平町開了一個國際書店，暗底從事革命工作的展開。

台灣人受了日本五十年的壓榨，每個人都心存復仇之想，祇要有人播種，革命的花很快爛漫地開到全島的每一角落。她們有自己的報紙，互通着聲氣，謝雪紅每天不眠不休地在啓蒙着同胞，教育着同胞：「台灣要爭取自由獨立，把日本鬼子驅逐出去！」

但這秘密終於爲日本鷹犬——便衣警察所識破，在一個深夜把國際書店包圍起來，謝雪紅當場被捕，與謝雪紅同時被檢舉的有林日高，潘欽信，蘇新，王萬得，張道福，凌正霖等五十餘人，各被判徒刑一年二個月。

以後的謝雪紅的行蹤便愈秘密了，她已懂得怎樣預防敵人，因此「地下工作」仍能展開，不過重心已從都市移轉到了鄉村。在台中新高山玉山一帶，深山叢嶺之中，沒有一個高山族同胞不認識她的，她在羣衆中間發生了極大

作用——高山族同胞性格是最強的，日本人對他們始終是束手無策，是不可征服的一羣，但他們對於謝雪紅的革命思想都能熱烈地接受，隨時肯挺身起來做她的後盾。

「二二八」事件的領袖

直到日本投降了，台灣版圖回歸祖國，不幸蔣介石派了國民黨一批腐敗的官僚流氓，把台灣攪得糟糕極了，到處是劫收，到處是貪污，其作風之惡劣，到起了同胞極大的憤怒。盼望了祖國多少年頭，如今却來了這般比日本人更懷的敗類，他們忍不住了，以行動來表示抗議。「二二八」事件就這樣爆發了！

謝雪紅在羣衆中是最信仰的一個，因此她立刻被推爲革命運動中的領袖，各階層的台灣人士，都認爲她有見解，有智慧，她是台灣的一顆救星，當時一切革命的策略都歸她指揮。但不久，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開到了，一上岸便把台灣人亂殺，裝了麻袋扔在海裏不知其數。在飛機大砲的進攻下，謝雪紅率領了同胞退守在台中深山裏，一直支持了很多時候，對方的報紙上天天登着「謝雪紅」的標題大字，

指她是最頑強的一個台灣女人，懸了重賞要去取她的頭顱。但結果她的頭顱無恙，依然活着，依然健鬥到今天。

她後來悄悄離開台灣，在人不知鬼不覺中先到了香港，再由香港轉到瀋陽。直到今年元旦以後，她在北平公開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鮮明的旗幟，蔣黨匪徒都驚惶失措，把謝雪紅看做一個三頭六臂的台灣女人，但當初報上偽造的「被我擊斃」的消息，至此不攻自破。而每一個台灣人看到她的名字出現了，都欣然而笑，很高興地說：「謝雪紅要打回台灣來了！」

她估計蔣匪必敗

最近，蔣匪軍事節節失敗，已縮到了台灣一角落，自以為孤懸海上，可以苟安於一時，并且勾結了美帝，將台灣出賣，企圖劃成「反共隔離線」。謝雪紅即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名義，作嚴正的聲明：「誰要使用武力侵佔台灣，中國人民將以對付日本的方法去對付他們。」并且表示：「台灣人民將努力協助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已為期不遠了。她

對蔣匪在台灣殘餘勢力作了這樣的估計：

「陸軍聽說是十萬多，大都是大陸戰線上被殲滅過一次或一次以上調到台灣整編的，現在已有一都調回大陸，這些軍隊已毫無鬥志。在海軍方面，蔣介石沒有什麼力量，他的全部空軍都在台灣，也只有四個大隊，這些空軍主要的任務是打算援助南京上海的匪軍作戰，可是在這次江南戰役中，並沒有起什麼作用。他的飛機大約有二百架，但大都是用來搬家的，真正戰鬥的飛機是很少的。台灣有受過軍事訓練的五十萬男女青年，蔣介石不敢用他們。他們是人民力量的一部份，如果人民解放軍打到台縣，這五十萬男女青年就會像二二八事件那樣，只要在廣播電台上一號召，就可以把他們組織起來，奪取反動派的武器，配合解放軍的進攻。」

我們由此可知：台灣解放指日可得，謝雪紅已成了一個嚴峻的預言家。這個革命的台灣女性，恰像海洋中的一個燈塔，一個舵手，她已經過了無數驚風波浪，由於那豐富的經驗堅決的信念，已可以決定台灣未來的命運。

（本文材料根據由一位台灣共黨女同志口述）

活躍的熱帶女性

如果台灣解放了，她們們一馬定

。會上成為增產立功的勞勳英雄。

• 亞元 •

我到了台灣，就覺得在每一個場合裏女人總是比男人多。台灣女人給我的第一個印象，當然不是跟我在內地看見了任何女人一樣的平凡。

如果用描寫文的口氣去說：那末台灣女人是窈窕的少，輕盈的少；豐滿的多，健美的多。

多數女人都具有一種瀟灑的姿態，使人見了着實有些感到「心嚮往之」的。她們底團團的臉龐，烏黑的眼珠，充滿着表示心緒愉快的笑容，……是十分甜美的。

可是也有美中不足。多數女人總愛在她們薄薄的櫻唇裏放着三五粒金黃的假牙齒，或者在豐富的曲綫身材下擺着兩條滿目瘡痍的小腿，有的還塗着紅藥水，貼上黑膏藥……。

台灣這個地方找一位十全十美的標準美女是很難的，但說句老實話，台灣女人還是可愛的。

態度大方，性格明快

她們不像上海女人那樣兩肩斜斜，胸圍薄薄，以「小島依人」的姿態來挑動人們的愛憐，使你想帶她到富麗堂皇的咖啡座去清談，或者上電影院去在墨黑如漆的場合裏溫存一番，這裏的小姐却不然，她們都是肩闊胸挺，生氣勃勃，可以逗引你許多幻想，想偕同她奔向茫茫無際的原野，奔向遼闊的海洋，去獵取一點還未曾經過的事物。

你如果要交接幾個台灣朋友，那末不論城鎮鄉村，到處都有，

俯拾即得，只要你文雅點，有禮貌一點，心地良善一點，在適當的地方：例如在商店購物，在公共處交代，在公園散步，在車站候車，你僅僅大大方方的向台灣小姐太太點點頭，講幾句消遣的話，陪他們散散步，或者進一點冷飲，她們是不會拒絕你的邀請的。超過這個限度，那就會一無所獲。

台灣女人的風度是同當地的熱帶氣候一樣，是明快的、爽朗的、她們要笑就笑，要怒就怒，想要什麼就做什麼，說話也不兜圈子，除了她們嬌美的體態，和婉轉聲音外，跟男子差不了多少。

不慕虛榮，富有熱情

台灣女人是富有熱情的，但她不像上海女人一樣善於撒嬌，做作，她們的個性多半是純潔的天真的，雖然你也可以向她們求愛，但你却不必西裝穿得畢挺，頭髮梳得光光，她們對所愛的男子是不在乎具有我國舊小說書上那種白面書生的典型，她們對從內地來的那些在大眾頭上鈔票刮飽了的市儈們並不瞧得起；相反的，誠懇，忠實，克苦，耐勞，是她們理想中的「男友」。

她們的生活大多很苦，所有的日常用品百無一有，方便的時候，她們爲了要得到一點物質上的補充，也給愚笨男人一點小惠是有的，但她們心裏有數，有個界限，你想用一些銅腥臭的鈔票去買取她們很值錢的靈魂，那是不成功的。

光復不久，我曾親眼看見過一個從上海來的市儈拿了兩大捆鈔票和一隻白金鑽戒，去向一位某食堂的女侍應生勾引，要約她上北投去想入非非，然而鑽戒鈔票一齊被擲在地上了，她用明快而爽朗的聲音把那位市儈大大的訓斥一番，旁邊的人都注視着這位多金多鈔票的市儈的窘相，迫使他只好垂頭喪氣的退了出去。

所以她們的靈魂，我敢相信是具有她們可敬的信念和理想的，她們的確是「真正的人」，純潔而善良……。

自食其力，勞働至上

台灣女人跟內地女人不同，她們不大肯跟內地的太太小姐一樣躲在家裏閒着，勞働服務是她們心目中認爲最愉快的事，雖然有不少的女人出來做事，完全是爲生活打算，但就是家裏十分有錢的，也不願意坐享現成的清福，却要跑到社會上來做一點事，即使事情找不到，就是替人做下女也是好的。一個人能够不依靠人家，而自食其力，是最光榮不過的。

因此，台灣的女子職業相當普遍，不但市面上家家商店裏的店員是女的，就是一般事業機關的從業員都是年輕美麗而矯健的姑娘。甚至築路的小工，農村間的耕耘著，女人都佔據了半數以上。

她們都非常克苦勤儉，做事又十分認真，像內地機關裏被人所號稱的「花瓶」在台灣是找不到的，她們全爲服務而做事，沒有虛榮，不計地位，不計待遇，一件事拿到手裏，只是埋着頭去做從來沒有偷懶的事情。

台灣女人是自食其力的一羣，當人民解放軍打到台灣的時候，她們一定馬上會成爲增產立功的勞働女英雄。

把紅旗插向台灣！

最近，台灣出現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代表團」，「台灣公務員立功委員會」，「台灣民主婦女聯誼會」的聯合文告，提出十點共同奮鬥的目標，主張成立全省人民代表大會，解除反動派武裝，實行公地分配等等。這文告在羣衆中間發生很大的影響。台灣同胞已明白她們不是孤立的，在大陸上有四億幾千萬的友人，在最短時期內，即將幫助她們擺脫蔣介石匪幫的鎖鍊。

她們要翻身了

雲慕

台灣是一隻皮球，過去被日本強盜玩着拋着，現在被國民黨匪幫拋着玩着，她們已在受災受難中企盼着翻身的一天！

一提起台灣，就會使人想起女人，好像台省同女人分不開似的。

台灣是個好地方，可是經過五十年日本人的壓榨，使全島民衆，都陷於一般的貧困。但是日本人在這裏有着一貫的政策，是給你吃不飽餓不死的的生活，女人們，尤其在最後的兩年中，在她們的丈夫和兄弟或未婚夫「出征」以後，她們就噙着眼淚在生活的邊緣上和生活的搏鬥。到現在我們還可以處處看到：用腳踏車代步送信的女郵差，在公共汽車門口賣票的售票員，火車站的軋票員，大飯店裏的侍應生，機關裏辦公的女職員，以及最大多數以雙手換取工作的女工：煙廠，印刷，……各項工人，她們每天早上，從近郊基隆，八堵或淡水各地趕到台北來，沒有火車的地方，乘公共汽車，沒有汽車可乘，則以自由車甚至兩隻腳來代步，台灣姑娘的長跑能力，是特別驚人的，她們每天跑幾十里路，是太平常的事。挺胸凸肚，健步疾走，決不是內地女人們所及的。

這些女子，每日能掙得多少錢，說出來是可憐的。以一個在香港煙工場工作在十五年以上每天能用雙手捲着三萬支香煙的女工，賺不到一天的飯錢。

她們不但是以此爲活，而可以分擔家庭裏的負擔，她實際上就是社會上的生產者，她們校正了中國社會女性消費者的惡劣的傾向，她們認爲一個受有普通教育的女子，同樣的可以做工作，和男子一樣，雖然她們的能力有限，而她們却不以地位低能爲恥，而以爲無工作開着爲羞。

在另一方面，也有成萬以上的女人，點綴着台灣的繁榮面，她們是色情消費面的中

心人物，她們又是誘致食客和遊客的唯一工具。以台北和高雄而論，所有的酒館，是女人們的，她們有着一定的「辦公時間」，陪客勸酒行令，她們懂得簡單的國語，甚至英文。所有的旅館，家庭，要人公館，下女是她們包辦的，所有的舞廳，妓館，更不用說，少了她們，就不成「社會」了。這些女人，以姿色和手腕甚至酒量來爭取台幣的對象——男人，正有不少「游蜂」們趨之若鶩，台灣現在非常混亂，一切不景氣，不長進，可是這色情面却未見衰落。你對於像這一類的姑娘，至少把你過往對於女性尊嚴的看法，要打了個折扣，可是她們正和舊世界的女人們一樣，這是一羣不幸的可憐的被社會遺棄的落伍者。

通常，台灣的女子和日本女子一樣，因為她們受有至少六年的日本教育，所以待人接物，都很和氣，更常帶笑臉，不懂事的內地急色兒，就以爲她有了意，其實是錯誤的。在北投溫泉區，有着這樣的笑話，在一個旅館裏，來了上海客三四人，他們一進門，坐上藤子，下女們就來招呼，這些客人別的不吩咐，而要和她們「住夜」，甚至說「這是上海規矩」，糾纏多時，另一上海客解了圍，給他們找了妓女，做了一夜夢。這，不僅看輕了台灣的女子，且看輕了自己。實際上是是否如外傳的她們缺少貞操觀念呢？不是一般性的，台灣人有着集團的力量阻止你和良家婦女胡纏，而她們却莫不期望獲得一個能維持她個人甚至老母們的生活丈夫，這個對象不是一般台灣人所能，而主要的就是內地來的渡海客。

一般地說：台灣女子是儉約的，能生產的，是體格的健康，也非內地女子所及。通行的短服，比了旗袍方便，因為多穿木屐，胸部保持着平衡的發達，不過對於足部不能保護，常是斑點纍纍，給人以一顧頭不顧腳之稱。一種上海風，現在已深披上台灣的女性羣，她們愛穿旗袍，皮鞋，絲襪，皮夾，可是高貴的物價限制了她們，仍是一隻本省特製的蓆袋。她們雖逐漸地上海化，但壓根兒沒有夢想到過一下上海少奶奶小姐們的高等華人的生活。

有人說：台灣是一隻皮球，過去被日本強盜玩着拋着，現在給國民黨匪幫拋着玩着，全省的女人們，過去知道怎樣忍氣吞聲的迎着日本人，而現在他們却又在受難中企望着翻身的一天。

聖瑪利亞 的 塑像

• 吳島 •

邂逅

我和台灣女人交朋友，覺得她們有一種美德，就是不囉嗦你。她們現實得很，懂得「朋友」兩個字的意義是什麼。她們不自作多情，不給人家麻煩，也不給自己麻煩。她們非常懂得怎那去做一個男人的朋友，她們會

在你無聊的時候走來和你談天，你在緊張的時候，她們就是來了也不致於打擾你。她如果對你頗有好感的時候，她會代替你佈置你將要關心的事情，佈置得週到使你衷心感謝。即算是她知道了你對她的情感是假的，她也會留給你一個美極了的印象離開你，絕對不會傷害你的自尊。

我有一個女朋友，她是我一位台灣同事的妹妹。她在一家國營公司裏面做簿記員，職位雖然很小，每個月的薪水却比我還拿得多些。三年以前她哥哥和她天晚上到我家裏學國語，開始半年是天天只教書，不講別的話。那個時候他們只能講幾句普通應酬話，要多講話也會詞不達意的。半年以後她哥哥常常對我發一點不滿現狀的牢騷，她也常常同我談一點日本小說和中國電影。不過那個時候他們還不多來我家，因為國語已經學得差不多了，再常常來，他們以為那便是無故來打擾我了。

三十五年十一月中的一個星期日，天氣非常好，我陪一個剛從上海來的朋友去玩仙女廟，無意之中碰了那位女朋友，偶然同她拍了張照片，那張照片却做了我們的橋樑。我戰前買了一張照相機，抗戰八年之中沒有用過它。來到台灣也只用過三兩次。想不到那一次偶然玩玩之中却在我生命史上留了一幀難忘的情影。那天拍的那捲片子是我那位朋友拿去沖印的，有幾張他認為好的還放大了六吋。那位女朋友

的便是被他放大的之一。第二個星期天他送照片來的時候，我看了非常高興，因為我自拍照以來，從來沒有一次放大那麼多張過。女孩子那張我尤其自鳴得意。藍天是背景，白雲正襯在她被風吹弄的亂髮後面，廣闊前額下面未經剪裁的眉毛連毛孔都清清楚楚，豐腴的臉頰飛舞着一絲絲的鬢腳，眼睛皮剛剛要閉而未閉，鼻頭和小嘴在上唇和下顎上却投射出來了一點玲瓏的小影子，頸上沒有衣領，好像是一座聖母利亞塑像。

交遊

隔天我把印的放大的照片和底片一併叫人送了給她，她當晚就獨自一個人來看我，平常她總是同她哥哥一道來的。她把照片帶了來，看上去她好像第一次嘗到人生的快樂，她始終微笑着，對我千謝萬謝。我說買軟片沖印和放大都是我那位朋友出的錢，她其實不必謝我。她說她們一家人從來沒有照過那麼好的照片，她說她嫂嫂她媽媽想請到他家裏去同她們和他們的小孩去拍一次照，我當然也就答應了。從此以後，她便三天兩次常來我家走動，有時

我不在家，她就同我煮飯的老婆扯淡一陣。開始幾次當然是爲了照片，以後則總是找個題目同我幫幫什麼忙。最先她看見我毛線衫破了，就一定強着要同我重織。後來，她做事的那個公司裏的合作社因爲常常有點日用品配售，如襯衣汗衫之類，她要了也沒有用的，便總是拿了讓給我，我因爲貪圖價錢便宜很多，也就不會顧及她的麻煩。一天一天混得很熟了之後，她晚餐之後便沒有事也常常來撩天解悶。

快要過年了的一個星期天上午，我百無聊賴正坐在院子裏晒太陽，她來了，拖一雙拖鞋。我問她星期天幹嗎不出去玩，她說沒有什麼好玩的，剛才想去買點什麼沒有買到，走這裏過路順便進來看看的。她看過我一本貼照本，她要了再看了一遍，向西向個不了，我便對她大吹北平、上海、南京、重慶、蘇州、杭州、她聽得目瞪口呆不閉，現出一個聽仙女故事聽出了神的女娃娃。老婆婆衣裳恢復沒有熨好，時鐘却已過了十點。我想留她吃頓普普通通的飯，便要老婆婆去買幾樣小菜。開始她客氣說不吃，後來經老婆婆也留她的結果，是她代老婆婆去買菜，老婆婆還在繼續燙衣裳。菜不但是

她代買的，也是她做的，非常可口。我們吃了一點酒，說了許多平常想也沒有想起過的話。她問我新年的三天假期如何過，我順便說我想參加台灣的旅行社舉辦的日月潭遊覽團。吃過飯瞎撩撩也就散了。

新年那天，我到日月潭涵碧樓門前一下車就看見了她，我高興得一跑上去就抓住她兩隻手用力搖。但忽然想起我還從來沒有碰過她的手，怎麼好這麼放肆呢，便馬上又放開了。我對她說，我真想不到會看見你。她說，你如果想得到，就不會要高興了。她說她同她們公司的參觀團來的，公司還津貼他們一半費用，比我們早到一個鐘點。我比她大十歲，我走的地方比她多幾百倍，我看世界比她大幾千倍。那天晚上，夜涼如水，我們兩個人坐湖邊一顆老樹下面，她對我說她對這個世界的希望，她對這個人生所做的夢，都是那麼幼稚可笑和純白可愛，引起了我去死已經很久的一片善良感觸。於是我也放任我，那從世故中鍛鍊出來的警句來描畫我那高不可攀的理想，無從實現的柔夢雄心。接着，便是一陣聽得到彼此呼吸的沉默。在沉默中，我們的眼睛不約而同的都凝

視那縹緲空虛而幽暗的太空。夜涼剝去了我們身上的體溫，我們感到了寒冷，我們只好離開那顆老樹重回人世。

第二天早上我們剛起身，她們全體便出發遊湖去了。第三天在台中的時候我想最好能够碰到她，但我運氣並不好，始終沒有碰上。第三天晚上我回來台北的時候，剛剛回到家裏她便來看我，並帶來一個收音機送我。她說我住的屋子太冷清清了，在得非常寂寞寥落，特地送個話匣子來熱鬧，熱鬧我屋子裏的空氣。經過幾番婉謝沒有結果之後，便也只好接受了下來。不過自從那時起，我的心上便負了一筆大債，我要送點什麼禮物答謝她呢。她雖則差不多天天晚上要來坐坐，但我從來沒有要納她去看過電影，有時我去看電影，我一個人去，她還是留在我屋子裏關照煮飯的老婆婆裏樣要添補那樣要洗刷，有時我襯衣領子破了，她還不聲不響拿回她家去同我翻一個面再拿回。

遺恨

兩個多月以後，「二·二八」事變發生，全城陷入紊亂。同我煮飯的老婆婆回新竹去了，

，聲明不再來了。家裏無油無米，外面一片恐怖，眼見危險一天一天逼近身來，也還是幸喜有她，她給我送米來，她給我把他哥哥穿的日本時代的國民服拿來給我穿上，她還四次三番叫我住到她家裏去，不過我幸喜沒有去，幸喜我是一個優柔寡斷懦弱無能的東西，如果我勇敢一點，我在那麼感謝情狀之下，真會向她求婚的。「事變」象秋風掃落葉一樣很忙就過去了，但事情平靜以後，她的哥哥也就失業了。她的哥哥原來也能是我的同事和我的臨時學生，不過他那個時候已經換到基隆一個工廠裏去工作了。她知道我有一個熟人，便同她媽媽來求我救救她哥哥。她說只要我同那個當兵的熟人，她哥哥便可以回來。我用什麼字句回答她們呢？我探聽過，我也拜託過那個熟人，然而她的哥哥終於是失業了。

照道進講，這位小姐應該恨我，至少也應該不理不睬我，瞧不起我，然而她並不那樣。她還是照常來走動，不過兩個月只來一次，且來必送點香蕉蛋糕之類東西來，並且也完全真是爲送那麼一點點東西而來的一樣，不坐，不講幾句話就走了，連茶也不肯喝一杯就走了。我真想找一個理由請她以後不要再來，但是我

總找不出那一項理由好做藉口。我每次看到她，心裏總感到難過和慚愧，而她者似乎全部明白這種情形，好像是故意要使我難過和慚愧，仍然常常來看我的。

以上雖然只是我和台灣女人做朋友的一面，但却是最影響了是生活的面。我對於她即算只有幾筆粗枝大葉，但那麼一位幽怨而風度瀟灑的女人面影，總該不難使人領略吧。

一、新聞人描寫台灣小姐：「一雙紅爛脚，滿口金牙齒，」乃畫龍點睛之筆。

二、台灣老太太有戴珠花，穿長裙，纏小脚者在公共汽車上，頗難立足。

三、外省人不諳台語，每爲台灣小姐佔便宜，倘請教尊姓芳名，小姐說「我叫「阿楚」，她名「高楚」，如果這樣稱呼她，就上了當，其實「阿楚」者，阿祖之謂，高楚者，

形形色色

高祖之謂也。

四、某文人家中僱一下女，有一天，主人拿出一條台灣席子，問她質料如何，下女大加稱讚，說上海東西「恰好」。

朋友，是家族圈子外唯一的互助和安慰者，論感情，甚至超出了家族的小範圍，而挑起了心弦上的共鳴，美化了生活，使人生富於朝氣，作了事業上的推進機，擴大了你的成功史。進一步說，朋友本不應分種包、國界、性別、老幼等等的，可是勉強細微的區分起來，才有女朋友的分別。

這兒單就女朋友說，她們十個有九個好修飾，她們心如顯微鏡，她們高潔如「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的蓮花，她們最機警而又會應付人，內心的曲線美，同外形的說話，和一顰一笑，甚至於跟身體的曲線美一模一樣的令人可愛可敬。

母女倆

可珍的貴

T.

我去年冬天到台灣以來，人地兩生，東看西瞧，那人羣黑影幢幢的男女老少的面孔，如大雨中的雨泡泡，如花團裏花朵朵，爲了言語不通，問之不響，勉強說幾句日本話，響起來又如嗡嗡的鐘，攏統得很，於是我覺得非常寂寞。時間之輪，在不息地轉動，我留心着台灣話和繼續自修日文，另一方面，國語像霖雨一般普及，好似朵朵的花兒的台灣人發音了。爲了我喜歡向書店吮吸精神食糧，常常向書店跑的緣故

，就認識了二個書店的女朋友。一個是小型的書店母親做經理，女兒做會計兼營業員，她們母女很明白道理，談起話來是很和氣的。尤其是女兒，由於她晚間補習國語同英語的努力，講得一口流利的很淺顯的國語，有說有笑，如果講得遇到「攔路虎」便應用日語幫助，溝通了彼此的情緒。有時我放置東西，她們都肯幫忙，替我保存，例如出了寓所，爲了下雨帶上雨衣，到得半途，忽而雨霽了，這累贅就得想個辦法。又如：心想自己印照相片，狹小的宿舍，沒有餘屋，摸著新買到的工具躊躇發愁時，便只好把那電光印晒機交給她們請代爲暫時保存，母女們很慷慨的答應了。我也曾給她們全家和她的小弟弟拍些照片，以表谢意。總之，這家太太是位良妻賢母的典型，小姐是個循規蹈矩而又肯利用業餘，不斷求進步的女朋友。

L小姐

另外一個大型書店，這書店裏聘用的一些台灣小姐們，分佈在曲折的玻璃櫃台裏，分別管理銷售圖書，雜誌，畫報，文具等，井井有條，她們大致都從中學出來，天真爛漫，能說發音很準確的國語。尤其是L小姐，曾做過某省立女中的庶務員，經驗豐富，態度大方聰明敏慧，會說得很多神情極其自然，音調最流利的國語，陌生人是分不出來她是不是台灣人的。我認識這書店裏最早的就是L小姐，因此同她做了最愛

南國女友

M.

好的朋友。她穩健，她會處世，會交際，她有高尚的人格，我很欽佩她！她和國內的大家閨秀一樣的大方溫柔，而且保守五千萬年來黃帝子孫固有的舊道德。因為她和我都是死了母親的人，彼此互相同情，她對於我既很要好，所以我只好向朋友宣傳她們書店裏書報搜羅的豐富，義務推廣她們的銷路，並且在她不停日下了晚班的業餘，照了些相片送送，酬謝酬謝而已，我們的友情是純潔的，暫止於此。希望靈質悲心的她，吃得胖胖的，長得高高的，早早找到個如意郎君，建設一個藝術的，朝氣蓬勃的快樂樂的小家庭。

金牙小姐

還有一個K小姐，下齒鑲了五顆金牙，黃澄澄地，我常叫她「金牙小姐」；有一天，我奇怪地問：「您爲什麼鑲了這麼多的金牙呢？」

「沒有什麼！」她開始是用手帕掩住嘴巴咕咕笑，羞澀的樣子。後來慣了也不以爲然，一天，請我吃糖，賄賂我今後不要叫她「金牙小姐」了，她走起路來瀟灑的樣子，我自己心頭問自己，她爲什麼不在她的性靈深處，鑲一些音樂、繪畫、文學、雕塑、語言學等等燦爛的金飾呢！

另外還有一位C小姐，不搽脂粉天然白，在台灣確屬少見，有時像個聖女的雕像，有時像個活觀音，眉花眼笑，很天真，很會說笑話。

又有一位胖胖U小姐，大方而莊重，我常叫她做胖小姐，她們品行都非常好，很有服務的精神。

W太太

此外，這家大書店裏的會計主任，是W經理的太太，矮矮的個兒，人非常能幹，而又謙虛，已經是有四男一女的主婦，看模樣還非常年青，善理財，打得一手很快很好的算盤，有天見她看報，皺皺眉頭問我：「國內打得這麼兇，……蔣介石怎麼還不肯放手？怎麼辦？」

快了……我一本正經地說：「蔣介石不久就要被消滅的！」

「幾時？」

「最多半年以內！」

「哈哈！」她手一揮，笑說：「應該這樣我們就好了。」

這位中年的女朋友，滿心慈善，關心祖國，正同關心她的家庭，熱愛民族，正同熱愛她的書店一般，富於正義感，拿得住，也放得開，真值得人效法。

總之，我覺得同台灣女人做朋友是很有趣味的，她們說話（國語），有時說的走了樣兒，正同我們學台灣話，學得出了軌道，怪好玩兒的。

這個世界正在變，天一定會亮的！

「……走在生命路的兩旁，要

隨時撒種，隨時開花，使開得鮮花
瀟灑，即是荊棘也不淒涼……」這

是冰心女士用一種諄諄善誘的口吻

來啓示我們，指導我們，喚醒我們

，特別是生長在這大時代中的一般

脆弱的女性。曾記得有一位朋友要

我寫信這樣哀怨地說：「世界是一

座大的愁城，而人們却是這愁城裏

的過客，莫不是渴望

着，旅程的減短與目

的地的早臨……」在

她這寥寥數語中足表

現出她是如何的懊惱，頹喪，悲憤

……且有時還瘋狂地吵着要拋棄紅

塵入山修行。我老是這樣想：「她

爲什麼如此的厭世呢？或許是受了

某種環境的刺激吧！」再談到過去

的好友密斯李比她更爲悲慘，在一

個更深人靜的夜裏竟毅然投井自殺

，於死前她還寫下幾句遺言：

「我要在惡魔的笑聲中倒下，

可是我心中不平的怒火

却永遠在燃燒着

我將要用它來焚滅全世界的人

類。

心強命薄，

心比天高；

命如紙薄。

高興的人高興吧！

盡情吧！

我祝福你們。

一個臺灣女性的自白

· 仙芳 ·

苦之狀也可想而知了

不過我很自慰，在

區有限的薪水，其薄

這失業恐慌普遍的時

候，以自己一知半解之學識且能覓

得一個小學教員的位置，終日和

般天真可愛的孩子們生活在一起，

也可算是幸運極了。

這個世界正在變，大概不久以

後，天一定會亮的。「希望」永遠

在引導着我朝向未來的人生摸索。

深信只要我的心靈不會變化，那麼

不配做「女中之錚錚」。

談到我的本身，實在乏善可陳

。當日治時代，家父在X機關任事

，家庭生活較爲寬裕，我乘機讀了

幾冊書。父親一死，家道日衰，慈

母常常多病，臥床不起，弟弟妹妹

都還年幼，家庭生活負擔，全放在

我一人的身上。在這物價高漲的今

日，處於台灣這個環境裏，當一個

小小的國民學校教員，每月拿得區

開拓培植，花冠和樺楷決不會斷絕

一切未來的希望。

美麗的 新竹

衆星吻天：

天吻衆星：

之夜

我做了台灣女人的丈夫（一）

楊青

美麗的五月裏，爲了逃避高雄的悶熱與灰塵，跑到這以風著名的新竹，我以爲風會吹散悶熱，刮走塵沙，於是，我遇見了美麗的梅子。

梅子原名不叫梅子，她有一個美麗溫柔的名字，正如其人。我一向講話，語氣粗蠻，可是在叫她時候，不知不覺地，竟會吐出溫柔的聲音來。今晚我坐在寫字檯前開始寫這篇東西，她坐着手裏編織絨衣，因爲秋風起了，她要編織起她對我的情愛，圍繞在我的身上，使我感到溫馨。她織了幾針，停手問道：

「你笑嘻嘻地寫些甚麼呢？」她是疑心我寫信給甚麼女人，我說：

「寫的是妳呢？」她說：

「寫的是我，不行！寫的絕沒有好東西，寫我做甚麼呢？」

「換錢！」

「換錢？這樣子做，不曉得幾時會賣掉我呢？」她一面說着，一面把絨線放在椅子上，伸手要拿我的稿子，我怕她會撕掉這已寫的幾行，便按住她的手，解釋了一遍。最後她說：

「好，你寫好了，可不能寫我的名字，」於是我只好寫她做梅子了。

X X X

初到新竹的一個晚上，宿舍裏的同事，賭錢的賭錢，喝酒的喝酒，胡鬧的胡鬧，各尋他們的快樂去了。替我們這批單身漢煮飯洗衣的一個中年婦人對我說：

「楊先生，你真好。雖然你剛來不久，可是我看你啊，不抽烟，不喝酒，不去酒家玩女人，確是難得。你今年幾歲？」我說：

「二十二歲了。」她問：

「還沒娶？」我說：

「沒有，你替我介紹一個嗎？」她說：

「你們內地人，很多是娶了親來到台灣，但是太太沒有帶來，於是騙台灣的女子說還沒娶，終於又娶了一個，這實在不好。不過，我看你確是還沒娶的。楊先生，我們工廠裏的待遇不錯，你又這般省儉，錢怎麼用得完呢？」我說：

「我要寄回家呢！」爲了不願和她談，便托詞走了出去，街上兜了兩圈，便跑進國民大戲院了。

正當映預告片時，有兩個女人側身擠進我所坐的那一排，坐在我身旁的兩個空位子上，撲鼻的是庸俗的粉香，我不禁皺皺眉，預告片映完後，燈光亮時，我向右手兩位一望，覺得有些奇怪。到台灣來這麼久了，從未看到台灣女子有我右鄰那樣的雍容華貴的神態。兩顆溼黑的眼睛，一顆嬌小的櫻唇，使她的面龐顯得漂亮。只是上額較凸出一點。看年紀不會超過二十歲。台灣的女子比較早熟，所以我不能有正確的推測。她右手的那位就不堪入目了，她覺得我在望她，眼皮漸漸地下垂，讓長長的眉毛，遮掩了攝人的光輝。

× × ×

一天晚上，月亮照遍了半個房間，煮飯的婦人，和她的男孩子，靜靜地在聽我說人民解放軍的故事，門口出現了一個似曾相識的人，我們開始談話了。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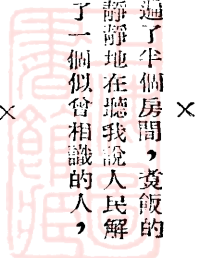
兩個月後，我搬出那獨身者的宿舍，居住在另一座小房子裏。我有了一個太太就叫做梅子。

× × ×

一結了婚，梅子就不想去工作了，她說，台灣女子都是這樣的，婚前儘可做牛做馬，婚後，却應該守在家裏，吃丈夫的，穿丈夫的。要是還出去做事情呢？誰會被人家取笑，說她的丈夫沒本事，養不活妻子。也就是笑她的命運壞，找不到好丈夫。她說：

「我並不貪圖自己的快樂，我是爲你好呢！難道你願意被人家說你沒本事嗎？」

經過我再三向她解釋之後，她才改換過這錯誤的觀念來，照樣地去工作。她以對我的愛，壓制了人們對她取笑，而感到的「羞恥」。她每天晚上以及假日，梅子都親自買菜下廚。



它說我在工廠裏工作辛苦，應該吃得好一點。

她像一般的台灣女子一樣，喜歡用劣等的脂粉，不捨得多花些錢去買好的化粧品，衣着也只求顏色，花樣好看，對質料並不講究，日用非常節省，但是手錶、戒指、項鍊，却不可缺少，雖然也都不精美，我奇怪：這樣性格，怎會孕育出她那雍容華貴的風度？只能歸於上天特別的賜予，或是造化者一時的糊塗。我對她敘述不良脂粉的害處，會把一張漂亮的臉孔損害到甚麼地步？怎樣的裝束，會使她更美麗而不落於庸俗。她一一聽從我的話，順從確是台灣女子最好的德性，我深為自己的幸福歡喜。

在我睡覺之前，梅子總親自替我理好睡具，枕頭旁或是一本雜誌或是一本小說，有時會是一個小鏡架，裏面嵌着她新攝的情影。

她有一個悅耳的歌喉，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感傷的白雲故鄉，街頭月，絕望中呼喊的囚犯之歌，以及抒情的新竹之夜。啊，她唱新竹之夜時，是如何的宛轉動聽，每當夜色深沉，我從牆上摘下梵娥玲拉過一小段後，她便輕聲地唱起：

黃昏降臨新竹城，

新竹城啊！

多麼美麗！

衆星吻天，

天吻星星。

×

像一首柔和的曲調，

夜悄悄地來到，

它與白晝訴別離，

×

正當我眷戀此景，

一個歌聲偷入我的心，

啊……

×

啊，華美之夜，

妳如此可愛，

我心降依，

迨至星星歸去，

×

啊，歡樂之夜，

樂極生悲，

但是，天亮時，

×

×

×

×

×

×



哀傷必會忘記。

× × ×

美麗的新竹城正在甜睡，
只我孤獨守夜，
見星星們惜別哭泣，
不忍分離。

× × ×

夜漸逝去，
晨鐘敲鳴，
我心中有小巢，
供夜休憩，
聽，裏面有催眠的歌聲，

× × ×

一個流浪在故鄉千里外的年青人，心情該是多麼的寂寞，幸而有這解語之花給我愛情，給我溫暖，用她明亭的雙眸，化作沙漠上空的星星，用她清脆的歌聲，化作春天的鳴鳥，於荒漠上有綠洲生長，有花兒開放。
夜色濃了，我望望天空裏眨眼的星星，不想再寫了，我說：

「梅子，歌唱這美麗的新竹之夜吧！」
「你說你先把所寫的念一遍我聽吧！」
我能把這上面所寫的各段念給她聽嗎？

台灣的白毛女

……在澎湖，因為和台灣隔了一條海，匪幫始終不肯開駛一條輪船去，這側小島等於化外之地，孤立在一隅。島上是不產糧食的，台灣的米不肯運去，人民就只有撈了海裏的水涼來當飽喫，日久便鬧貧血，黃胆病，而且渾身生起可怕的白毛。在澎湖，幾乎每一個女人都變成了白毛女，她們的遭遇太悲慘了，要你趕快打到台灣去，去解放她們，出水火而重登衽席！

她是一個勞動的女人

我做了台灣女人的丈夫（二）

· 黃華根 ·

她有了幾個月的身子，肚子一天大似一天。我勸她請一個女僕

，自己休息一下吧，怎知她反而赤着腳到園裏去種菜。

我自幼生長在香港。在香港的女人，多數是享福慣的，她們嫁丈夫的目的，就是希望丈夫維持自己終身的生活，供給自己終身的享受。因此，香港女人揀擇丈夫的條件，第一個就是要有錢。沒有錢，她們是不肯嫁的。

香港有沒有窮或者能够捱窮的女人呢？有的。不過那裏的女人。不窮則可，一窮連知識學問也窮，不但字不曉得一個，連應接朋友也沒法懂得。當我前年初到台灣的時候，我也抱着「天下烏鴉一樣黑」的觀念，以為台灣女人也是跟香港的女人差不多的。但是，當我踏進台灣這一個寶島的時候，我發覺每一個女人，甚至四十餘歲的婦人，都是識字的，這已經令我感到驚奇了。後來，我到了新竹縣竹南區下的一個很小很小的鄉村，在那裏，我每天早晨都看見一位村姑在河裏洗衣服，我以為她不過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傭人」罷了，但事實告訴我，她不但是知書識字，而且還是村裏國民學校的教師！她不但日文好，連國語也會說，晚上還在自修國文和英文。除了早晨的洗衣弄飯和日間的教書工作以外，因為她受過看護的教育兩年，村裏附近一帶有人生了病，都是請她去注射的。村裏醫藥缺乏，交通不便，找醫生要步行一小時，因此她差不多成爲村裏的醫藥顧問了。對於這麼的一個生長在窮鄉僻壤的姑娘，上能踏上萬人尊敬的講壇，下能操作傭人下女的勞作，肯上進，肯爲人民服務，我能說她不合乎我的理想嗎？因此，由敬而愛，只經過短短幾個月的戀愛，我們便宣佈結婚了。

結婚以後，我調至台灣最繁盛，東西最貴的台北市服務，她因此也辭了那份神聖的職務，隨

我上台北過窮苦的公務員生活。

我真感到佩服，那時因為證件尚未到齊，我的底薪只暫核一百三十元，但她不但每星期能够讓我吃兩次肉，同時還能給我每星期看電影一次。每次只見叫我買衣物，却從來沒有聽過她自己說要買。每次當我下班時買些糖菓之類回去安慰她辛勞的時候，總會受到責怪。因此，我知道節儉原來就是台灣女人的美德。

去年，我在新竹某地任教于某中學，夜間開了一間英文講習所，因此入息也比以前增加許多。那時，她已經有了幾個月孕，肚子一天大似一天，我勸她請一個女僕，自己休息一下。怎知她不但不請女僕，反而自己赤着腳到屋後園裏種菜，還養了十多隻小雞，兩頭小豬。我說這又何苦呢？她說現在苦，到孩子生下來便會不苦了。我真找不到理由去反對她。

孩子生下來後，由于我的固執，她終于請了一個女僕。但這個女僕只用了三個星期，還未到滿月，她便自己起來操作了。現在，第二個孩子也快要出生了，她還是一樣的自己操作，原因是丈夫還只是個小公務員啊！

因為我們長大和受教育的不同，習慣也自然相異，其中最顯著的就是食和睡兩方面。我是廣東人，好吃花生油和鹹的東西，而台灣人却好吃豬油和甜的東西，我從來都在床上睡覺，而她却好在塌塌米上睡覺。不過，這兩項都很容易解決，因為她很聰明，居然把豬油比花生油好的理由說服我，而弄的菜一半甜來一半鹹，後來糖貴了，竟隨着我吃鹹起來。

說到睡的問題，根本並無異議，因為我的薪水太少，無力買大床，說不慣也要慣了，何況塌塌米上並不需要怎樣多的傢私雜物呢？

結婚的當初。語言方面的確有過多少不便。不過，由于她的好學，國語已經很純熟，而我也因為是廣東人，學起客家話來並不感到怎樣困難，因此，在我們互相的交換教授中，不但她廣東話可以懂，我連台灣話也可以說了。隨着，其他的困難也慢慢的完全打破了。

把我的太太和我所見到的香港，或者可以說得是廣東的女人一比，我覺到台灣女人好得多，不但好，而且賢德，能够刻苦，不向虛榮。

或許有人說我只把台灣女人和香港女人相比，未免坐井觀天了，不過，無論如何，由于我兩年來所受到的經驗，我覺得台灣女人，尤其是台灣的客家女人，的確是很不錯的。

台 灣 婚 俗 誌

臺灣風俗大多與內地不同，臺民至今還未忘記祖國的，就在這裏，保存了不少的「民族意識」，實在饒有意義。

至於嫁娶一類的事，臺灣存留我國古風，確較內地各省為多。日帝國主義佔領下臺灣有五十年之久，想消滅臺人的民族意識，於是，便實行皇民化運動。其時，臺民迎娶，要遷赴臺灣神社由日人主持，並舉行神前結婚，但一部份愛國志士不甘屈服，却不要到神社去，而到宗祠裏去舉行嚴肅的結婚典禮，隱含有反抗的意識。

現在再把嫁娶的經過，略為一談：

青年男女早期成熟

臺灣是位在亞熱帶，每年有九十天在九十度以上，氣候比較內地各省炎熱；一般人的生理機能，早期成熟，所以男女結婚期亦較內地各省為早。

過去，台灣男女結婚年齡很早，嗣因生活困難，一般人以為結婚後，就有家庭的負擔，於是不得不把結婚的年齡延長，現在結婚平均年齡，大約男子在二十五六歲，女子在二十一二歲左右。過此不嫁不娶

的就少了。

嫁娶大事父母作主

至於嫁娶的手續，過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選擇他們的配偶，自己個人不能作主。但自西俗東浸，自由之風亦逐漸播到婚姻範圍內，便有許多自主張婚姻由男女雙方自主，父母立在監督的地位；有一般守舊的人主張由父母作主婚配的，其數仍不少。

在這過渡時代，還有一種變例，就是說年青男女們，自己找到一個理想的伴侶，應當各自告訴他們的親長，經雙方親長允許後，就請託一位媒人；但這位媒人一定是和他們父母要好的，同時，在社會上也要有聲望的，才可以負擔得起月老的任務。這種媒人，在台灣地方，叫做「便媒人」。

訂婚禮品——銅戒指

訂婚的禮品與外省人一樣，有聘金外，還有豬肉，罐頭，食品，香燭等等，同時，還要求由男家預備一個戒指，作為訂婚的證明；但這個戒指是銅的銀的，或是鑽石的都可以。另外再備一個銅戒指，用以表示新娘出嫁後，必定能够「同心協力，宜其家人」的一種希望。因為「同銅」二字，其音相同，隱含有「同心」的意思。

訂婚的那一天，男家的老太太攜帶聘金禮物，並偕同兩位老友乘車到女家去，但女家便款以盛饌，表示十分尊敬的意思。當日，新娘打扮得如花似錦，十分驚人，她那位未來的婆婆，即親將戒指套在她的手上。從此，她的命運也由這一個戒指而決定了。

苦樂與共白頭到老

台灣的習慣，一經結婚，夫妻倆總是苦樂與共，白頭到老，離婚的事情却是很少。近年來，新式婚姻盛行，青年男女訂婚，不由男家母親「送定」，却由男女雙方自行訂婚，常以互換戒指，做為訂婚的證明，目前這樣的人確也不少。富庶人家「送定」後，還有「送口頭」，就是通知結婚日期。更有一種「完聘」的禮節，其意就是要男家把聘金交清。不過這兩種禮節，現在大家都從簡辦理，只要舉行「送定」一種就算事。俗稱「三回做一回吃」的一種簡省辦法。

陪一口棺材來嫁你

至於聘金的多少，視男家貧富不同而異。有的送得很多

，有的送得很少，女家有的將聘金全部收清，有的祇收一部份，也有的全部送還。依台灣的習慣，女家若將聘金全部收受者，便要辦鏡臺，衣帽，棹椅，沙發等器具，俗稱「柴料」，「床」是男家自辦，還有在聘金內，提出若干金交男家，作為「柴料費」。三四十

年前，有一部份富貴人家嫁女不獨以金銀田產陪嫁，並且還要陪一口棺材，其意是說女兒的一生吃穿使用都是娘家的。在結婚的前一天，女家將有嫁粧，用幾輛車子，整整齊齊地陳列着，如衣服，布帛，木器，玉器，燦爛奪目，行人常佇足而觀，這就是所謂「迎嫁妝」的盛事。近來一般知識份子，以誇張虛榮為恥辱，就不羅列成陣，僅堆在車子上送到男家去。

在收穫告竣後一個月的十五之夜，高山族人照例要舉行一次跳舞晚會，第一晚沒有女人的分，第二晚却變成了少女們鳴鳳的佳會，倒無異是個集團覓取對象的盛會。

當他們興高彩烈，載歌載舞的時候，周圍是大羣的啦啦隊，而隊員的大部份就是這些

★ ★ ★ ★ ★ ★ ★ ★ ★ ★

……克蒂曼羅的始原

高山族男女怎樣結合？

在歌聲
晚會中邂逅
了，女方就
是「求愛」
的主動者，
一切光明正
大，比文明
社會裏的摩
登女郎坦白
多了。

★ ★ ★ ★ ★ ★ ★ ★ ★ ★

• 徐逸 •

少女們的媽媽。她們不但給兒女打氣，而且是指引她們去擒抓對象，女兒在媽媽的鼓勵下，一步步挨近到自己所傾心的男子身邊去。要是對方拿出檳榔來奉教她，那麼初步的定情就算完成。

跳舞在七八點鐘的時候，有一次休息，這時已經確定了

新娘上車拋一把扇

結婚的當日懸燈結綵，燃放爆竹，女孩向新郎獻花。當時，她的爸爸和媽媽都誠懇地囑咐她：「入風隨俗，入港隨灣，一旦出嫁，和順夫家。」

新娘聽了，即唯唯而退。此時，新郎新娘便一齊上車；但將入車時，有人撐傘遮蔽，新娘藉免任天窺見。男家的叔叔，即新郎的弟弟；女家的「舅爺」，即新娘的弟弟；前者是迎嫁的，後者是送嫁的，一律乘車，在車內的新娘，不可忘記把她的扇子拋於車外。諺云：「一放扇，不相見。」即表示一旦出嫁，不再相見。所以棄扇不見，體面的事情，再回來的意思，大凡女子到了婆家，正是背水一戰，住她，方得步入。仍有以傘遮滿清的表示，結結實實，不見滿清天！

對象的少男少女們就偷偷的溜出會場，二口兒邊走邊談，由男的陪送女的回去，到了門口，女的就請男的進屋子坐坐，要是男的不表示拒絕，那麼雙方的關係就更湊近了一步。

四五天以後的夜晚九十點鐘左右，男的在二個友人的伴送下，到女家門口去吹奏口笛。未來的岳父母一聽到笛聲，就喚女兒起來去開門延客。進來坐好以後，女的就拿出土雪筍饗客，殷勤的說：「烟是不算好，可請你抽一枝吧！」男的就很客氣的婉辭：「不必客氣，我身上帶着烟哩。」「怕甚麼呢，吸了又不會弄壞你的身體，我可以負責擔保的。」「話是這麼說，可是你把這枝烟給了我，將來被那位仁兄知道了，總歸不大好的。」「不必這麼多疑，這枝烟是專留着

給你的。」「承你這樣一說，我只好領情了。也許將來會後悔吧，我想。」

雙鶯

這一番雙關語的表演終場以後，男的和偕來的朋友們就抽起煙來，女的就請父母出來和客人相見。母親一見客人的面，就故意這樣的探問：「今晚什麼風吹了來的？這樣夜深要商量吧？」「不，沒有什麼特殊的事情，是來玩玩的。」這是由偕來的友人代答的。那母親當然不會受愚的，「我想總有點事情的吧，請你們老實講吧。」這時，求婚而來的本人，見時機已至，就來一個單刀直入。「或許你老人家也已經知道一點，我實在是家裏坐臥不安，便不顧一切的來打擾了。」「你這樣一說，我也明白了，可是你有沒有誠意呢

？」「我是經過再三的考慮以後才來的，這也許是祖宗在冥冥中給我安排的吧，我想這是最可靠的了。」「我也識得很好，可是你倘使到明天變了卦，叫我拿什麼面目去見人呢！」這時，求婚者就有資格宣誓吧：「媽，你看我對着刀漢口中講出來的話，當然是可以絕對信任的，好，我們就決定了。」老岳母表示完全通過。

此後，就進入議婚的階段，普通由女方的親戚擔任聯絡折衝的任務。選定一個適宜的晚上到男家去談判：「你家的孩子，跟我們這邊一個女孩很合得來，對於這問題，相信你會同意的。」這時男方擔當這個折衝責任的往往是女家長，她故意裝出毫不知情的樣子：「有這事情嗎？此刻才知道哩

，我那孩子爲什麼不會向我提起呢？」「我們這方面已完全同意，所以特地要我來傳遞這個意思的，請你們也同意了吧，」「不過總得考慮考慮才成個事體哪！」「我們很希望你們趕早決定。」談到這裏，男家就集合家人來討論，倘使全體通過，事情就算定局。

次日起，已經確定了身份的女郎，清早就到男家去，做一次汲水煮飯之類的工作，生活大約要經過一個月左右。再過六七天，仍由居間人出馬決定婚期。結婚的前夕，女家準備好一對豬腿和牛腿，五斗米的糯米餅，由盛裝的新娘領隊，在親友的伴送下，擎着火把，送到夫家去。早已在那裏等得望眼欲穿的男家親友，就來享受這一頓豐盛的饌饌。女家的人們送過禮馬上結隊歸去，

這算演完了第一次的儀式。

等二天清早，仍由新娘領隊，到男家去迎親。新娘接過藏着新郎的番刀衣服的箱子，取出番刀佩在腰際，率領着出嫁的新郎回去。一到女家，新郎就和女家的親友舉杯共飲。喝完酒，過一回，新郎新娘而對面坐好，中間放一隻淘米籬，籬裏盛着食物，二個人共餐。午飯後，男人們全體出去抽魚，到下午三點鐘回來，就拿鮮魚做菜筵開始宴會。一直到旁晚，賓主才興盡而散。

新夫婦洞房的第一夜，由老岳母在旁隨伴照料，這時，倘使發覺女兒有怕羞而不肯和新郎接近的情形時，她老人家便伸出手去擰她的女兒，迫她和新郎親熱。所以，雖然在女權高於一切的這個社會裏，新郎在這個場合還是可以放肆

的。

婚後，出嫁了的丈夫，就在妻子家裏過活，大約二三年以後，可以回家去幫忙二三年，作爲對了本族養育之恩的報謝，至於女郎在婚前的浪漫史，雖然也會引起多嘴的人們的口舌，可是這絕對不能算是缺德，對於婚姻更不會有絲毫不良的影響，她們祇把婚前的私生子作爲一件可恥的事情，不過，萬一鬧出了這種亂子，她們却絕不肯偷偷摸摸，還是照常的生育，這要比文明社會裏的摩登女郎坦白多了。

高山族的男女結合正如上文所述，一開始就由女方採取主動。同時，夫婦的離婚，高山族與文明社會相反，也由女方主動，因爲這是女性中心社會啊！

告訴你，一段悲痛的歷史……

台灣婦女怎樣走出廚房？

· 鳳茜 ·

提起台灣的職業婦女，就會使人想起一連串的面孔，在辦公室裏的女職員，公共汽車

上的女查票，火車站上的女賣票，郵政局裏的女郵差，商店裏站櫃台的女店員，工廠裏整日工作的女工，家庭中煮茶燒飯的「下女」……甚至在地下

了女子中學裏，致被羣雌弼弼包圍！

幾千公尺的煤礦裏，也有很多女礦工，赤着身子在採煤！婦女職業的普遍，差不多每地都有，時時相遇的情形。記得有一個笑話，說：有一個初來台灣的外省人，第一次到某機關去訪問，這時恰巧是正午十二時，公署裏無數的女職員一擁而出，把這個外來客看呆了，他疑心自己走差了地方，闖進

這個笑話，並沒有一些誇張的成分，到過台灣的人都有這種經驗！好像台灣女性「過剩」似地，滿坑滿谷的填充着各機關辦公室裏和其他工作場所！

誰都知道台灣會淪亡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手，達五十年之久，日本視台灣為他的殖民地，想盡方法榨取台灣資源勞力。婦女職業的發達，是日帝國主義者用「法令」所「提倡」的。他們的所謂「提倡」

爲什麼台灣婦女會如此發達呢？是不是台灣婦女地位特別崇高，致職業婦女的數量特別多呢？還是因台灣特別文明，致男女平等的程度呢？或是理論而到實踐的程度呢？或是台灣婦女爭取平等的勝利呢？……這些，都是「隔靴抓癢」

的答案，透視台灣職業婦女發展的原因，實有一段悲痛的歷史

「婦女職業，自然不是爲了什麼男女平等的道理，而基於勞力的掠奪！」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爲了實現他的侵略夢，不得不增加生產，同時又不得不減輕成本，以增加商品出售的利潤。他們不但在原料方面掠奪資材，並且把台灣人的勞力，也用侵略剝削的手段，廉價收買，使

「剩餘價值」增大，而滿足軍閥的侵略夢，財閥的發財夢。

但是，軍閥財閥的侵略和發財夢，是無限的伸展出去，而台灣人民勞力貢獻，却是有限的。把台灣人抽到南洋或大陸上去打仗，但家裏的田地，工廠裏機器，辦公室裏事務，却缺少人工作了。把勞力用在戰爭，就不能兼用在生產。在這種情形下，爲兼顧生產，補救勞力缺乏的關係，開始「提倡婦女職業，用「法令」把婦女驅到社會上來，參加生產和一般事務工作。

榨取婦女勞力最具體的表現，是在民國三十年台灣總督府所發佈的男性「禁役令」，在這條律令中，規定有二十多種職業，禁止男性工作，完全由女性擔任，而本來擔任這種職業的男性，要改業其他生產

事業，或是被征赴海外作砲灰！

現在且將這「禁役令」中所規定的禁止男子工作職業，一部份列舉下面。從這裏，不難了解現在台灣婦女職業發達的原因。

- 一、商店中店員。
- 二、旅社裏茶房。
- 三、飯店、酒家、咖啡館、茶房的僕役。
- 四、辦公室中低級僱員和茶房。
- 五、鐵路上售票、查票、收票。
- 六、火車站脚夫。
- 七、火車站上拉旗桿的工人
- 八、郵政局內職員和郵差。
- 九、電話接線生。
- 十、理髮匠。
- 十一、工廠裏普通工作者。
- 十二、機關裏送信送物者。

十三、公共汽車查票。

十四、醫院裏一般工作者。

從前列的幾種職業中，我們可以看出幾個特點，第一，是這種職業爲適合婦女性格能力起見，都是一般簡便的工作。第二，這種職業都是地位低微的，不重要的工作。從這點可見日人「提倡」婦女職業的用意，是在榨取勞力。因上列工作用男人去做，他們覺得是浪費勞力，爲了更有效的榨取更多的勞力，強迫男人辭去這種職業，而讓女人填充。這樣，女工的勞力價值當然比男工更低廉，在薪給支出上，可以節省開支。而被追這種職業中退出的男性勞力，他們又可以施用在侵略戰爭上。一舉兩得，何樂不爲？

這是台灣婦女走出廚房的經過。

「茶花女」之淚

他們現在生活在黑暗的
魔窟裏，什麼時候才能照
得到自由解放的陽光呢？

臺北也有很多的茶室，但其中好壞不一，大體說來，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指有些藝術的裝璜，優美的設備，合於衛生條件，而且純屬正當營業，經常擁有一些高尚的顧客，如咖啡茶室等。至於那些佈置十分粗劣，設備很爲簡陋，衛生條件皆差，利用女侍生爲號召，以經營小茶室爲名，操賣淫之實，此種小茶室亦可以說是變相的賣淫場所，如龍山寺的小茶室等。

由於物價與日俱漲，迫得更多人走向窮途，一些沒有辦法的人們，爲了還是要生活下去，似乎是不擇手段的，利用社會的窮和矛盾，顧不了什麼指責與非議，甚至犯罪。他們竟是聰明般的巧弄「生活」，如那些茶室的老闆，異想天開，租用一二小間破落的房屋，或是

臨時架設一小座草棚，再備些桌椅茶具一類的簡單設備，請領一張營業許可證，然後雇用幾個窮戶少女來，作爲營業的張本，便算大功告成，「生活」就有着落了。

本來這種不三不四的茶室，誰肯走進去光顧呢？因爲裏面有女侍生，於是很多人便如像螞蟻見糖般的。終繹而來了，不能隱瞞的，很多顧客因爲醉翁之意不在「茶」，當然是以戲弄那班可憐的女侍爲對象，不論你是不是是一個良家女，在那些顧客面前，爲了要小賬，爲了要生活，便不得不很馴服和慇懃地，來向他們苦笑撒嬌和奉迎，甚至任憑其擁抱與玩弄。

他們的純潔，會
很快就被剝奪的。

例如前些時候，龍山寺口的某茶室，有一個女侍叫美芳，年方十六歲，剛從鄉下跑來該茶室服務，爲時僅有數天，她的心境還是很純潔的，然而當她在「陪茶」的時候，少女所獨具的體態和姿容，被一個野心的顧客看中了，那個顧客使法用酒把她灌醉，然後把她騙至龍

山旅社，到了第二天，她發覺了她的貞操被竊走了，騙她來的那那個顧客也不知何處去了，她只好含淚自掏腰包付房錢，然後沮喪地回去。這件事後來被她的母親知道了，但是她母親只有跑來龍山旅社大哭一場而已，有什麼辦法呢？諸如這一類的事真不知有許多。

據最可靠方面的統計，臺北的小茶室，包括未領有營業執照，現在已在先行開張的，在五六十家以上，每家雇有女侍數人至廿人不等，合共在此種茶室當女侍的，約有三四百人之多，她們中年齡最少者為十五歲，最大的為廿歲多數俱是很純潔的鄉下姑娘，可是進了茶室來，父母所賦予的純潔，便會很快的被剝奪與毀滅的，因為近朱者亦，近墨者黑。

有些小茶室，事實上也就是小酒家，在它的門前，雖然掛着某某茶室的招牌，但在招牌的底下或傍邊，却加寫着「各種名酒」，「西洋料理」：一類令人注目的廣告，假如你走進裏去時，女侍必近前來問你：「先生是吃料理呢，還是吃茶？」如果你要吃酒，亦宛像上酒家一樣的，女侍一定會來給你陪酒，和你猜拳，說笑，甚至摟抱，直至吃飽或醉，要歸去了。

她們還會送你到門口，或者還會笑向你道：「請常常來坐。」

聽到笑聲，也聽

到哭聲。

顧客入門，爲只要吃糕或吃冰、她們改了依照你所指定要吃的端給你外，同時還會給你端來一盤或一盤以上的瓜子及糕餅等，女侍即亦跑來坐在你身邊，陪着你談天說地，恰爲北方入妓院所謂「端盤子」一樣。招待是頗爲周到的，儘管顧客是怎樣裝瘋作癩，胡來一套，她們一點不敢對之「失禮」，使她們是感到不高興時，亦只是埋伏在自己的心頭直至難受到無可奈何的時候，亦只有用眼淚來排解內心的氣憤與恨怨，據說，你在這裏隨時都可以聽到笑聲，但隨時也可以聽到哭聲，當她們被顧客侮辱哭出聲時，必然還要被老板娘訓責一頓：「你一定對「客人」失禮了」。

據一位女侍說：「我們在茶室裏是沒有薪水的，吃飯亦是自己的，不過，我們陪一次茶或酒，規定由客人給小賬一萬元，一天可以賺

三四十萬元呢。」賺這一點錢，豈能够吃飯，買衣服裝飾品，還要養父母姊妹，正因為她們收入不够開支，在殘酷老板的慫恿下安能不陪客而走向墜落。

上帝們的傑作

健美的台灣女郎，
可詛咒的一雙木屐。

• 正 公 •

健美的台灣女郎，是大自然混和着人工的偉大藝術結晶品，像詩一般值得讚味，值得欣賞。

你看！亭亭玉立的身材，配上嬌豔的服裝；有的是粉紅上衣配着皓潔的白裙，有的是嫩黃，有的是大朵的花紋，有的是翠綠，有的是嫩黃，有的是大朵的花紋，有的又是細碎的小點。西式連裙外衣，束上玻璃皮帶，中式旗袍外罩白色短大衣。有的是如雲薄紗，肌膚隱約可見，有的是純絲質料，飄飄欲仙。包彩是那麼調和式樣又新穎各別。而且永遠是那麼清潔永遠是那麼平整，配上化粧後兩頰紅潤的面龐，塗着唇膏的小口，電燙過的萬縷青絲，兩條渾圓堅實的腿。這一切，構成了一件優美的藝術品，

台灣婦女現在生活在陰暗的魔窟裏，什麼時候才能照得到自由解放的陽光呢？

• 鍾 中 •

不是陳列，而是在大街上在公園裏，在燈光中，在花前月夜，在靜靜的流水邊，在幽意的山徑內，流動着，徘徊着，則散着，跨立着。面對這天人共同努力塑造的上帝的傑作，誰能不流戀欣賞，誰能不衷心讚嘆，佩服為傑作？

遺憾的是：這樣高貴精緻的上帝傑作，却往往奠基在兩塊木板上。是那麼粗糙，那末笨重的兩塊木板啊！却和這些高貴的藝術品聯在一處。你想多麼的不相稱，不調和呢？請試想想：把一件羅丹彫塑的大理石裸像，陳列在兩塊腐朽的茅草板上，你能說不會破壞這件藝術品的情調嗎？我恨這兩塊粗笨的木板，我更討厭它那「嗚嗚嗚」的聲音，它破壞了宇宙的寧靜，它更使人身體前傾，提不起步伐，祇能拖着地面前進。它使人萎靡，不能像西洋婦女般的挺胸闊步，精神奮發。你看！玉式病美人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需要的是強健康樂的人民。

願這破壞藝術的木屐歸於淘汰！阿門！

台灣職業女性羣像

· 標 欽 ·

有一位朋友，在游覽台灣一週後，臨去贈言說：「台灣有三多，廟宇多，腳踏車多，職業女性更多。」

廟宇多，毫無道理；腳踏車多，也無啥稀奇；對於職業女性之多，台灣同胞到可以引爲自豪，因爲環顧全國，女性職業之發達而能與台灣並駕齊驅的，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了。

吃得做得，正是台灣女性的美德。小資產階級的小姐，不甘在家納福，情願赤了腳去做下女洗碗洗衣，或去做工。這一種職業無分貴賤，多屬光榮的服務精神，實在令人佩服得不可言狀，當全國快將解放，人民翻身的今日，全國女性，都應來向台灣女性這點服務精神看齊吧！

現在，試把台灣各階層的職業女性的像貌，濡筆略述，以饜讀者。

帶「便當」上班的女公務員

有人說：「辦公室裏假使有女職員的話，那麼：僅限供點綴的花瓶而已，因爲對於工作方面是毫無作用的。」

這句話，我聽了後表示深切的反感。因爲記者每天跑進各機關採訪新聞的時候，總可以看到很多女公務員，並不像傳說中那樣在看小說、吃零食、結絨線，或在塗脂抹粉美容化妝，而是很緊張的在工作。

從這一點上可以證明，至少台灣的女公務員並不是人們想像中僅供點綴的「花瓶」。台灣的女公務員，她們工作的份量，比她們的體勞更來得多。她們經常是拿五六萬元錢一月的雇員職務，可是她們的工作却要從早上八時半開始直到下午五時半爲止，一直手足不停的工作着。清晨，常有些人還在好夢正酣的時候，她們却已帶了「便當」走入靜悄悄的辦公廳。好潔勤儉的美德，驅使她們越俎代庖地做了工友們份內的事——擦桌、掃地、整理文具。甚至替每一同事的桌上，放了香噴噴的一杯既濃又熱的紅茶。然後這時她或許會打開皮包，拿開鏡子，左看右照，顧影自

情。這也難怪！愛美是人類的天性，何況又是這些年輕的小姐。所以你千萬別大驚小怪。

中午下班辦了，公廳的人們如潮水一樣地擁出去，趕緊着回去吃飯。這時，她們才輕輕地拿出了早上帶來的「便當」，慢慢的打開來。淺淺的一盒飯，上面鋪了薄薄的一堆菜，或許就祇是一條小小的鰱魚，也或許這些飯全是冷的。她們慢理斯條地細細地咀嚼着，一點也不緊張，好像吃得怪有味的。

可是，這時千萬不能有人在旁邊觀看，假使有人在旁邊要領略一點她們吃飯時的韻味的話，那麼，別怪她們給你一個無趣。她們這時一定是給你一個狠狠的白眼，接着是紅着臉把飯具收拾起來不吃，然後一溜烟地跑開。

她們是最懂得工作至上的，即使是別人放下了辦公，而她們尚沒有工作完畢時，她們也一定逗留冷清清的空辦公室裏，那麼心細如髮地完成她們的本位工作。

還有一點要補充的，就是她們對於衣著很愛漂亮，質料儘管可以差些，但顏色却非鮮豔不可，所以當你站立在她們的面前時，就竟像面對着一枝含苞怒放的玫瑰花一樣地鮮豔美麗，眩人眼目。

塗脂抹粉的「奈生」

台灣的女性，就好在她們富有那種「人人以不

勞而獲爲恥」的美德。祇要是職業，小姐們無不欣然應徵，即使是一個下女，也有她們的獨立人格。

但，雖然名義上是下女，但你不要把「下」字估價太低。她們祇是「女工」。並不是「下賤」的女人。她們神聖的，純潔的。

「奈生」（即下女）的工作，是替你燒飯、炒菜、煮湯、炒菜、掃地、洗衣服、整理雜碎家務，並且替你指點被褥，管理家門，此外的的工作，她們便不曉得了。你不要看那白富的脂肪，漂亮的面龐，婀娜的身材，溫順的性情，而又親切地若你煙煤，指被認爲不過是一個下女，而想毛手毛腳的想吃天鵝肉啊！要知道「望梅止渴」是可以的，但萬萬不能「想入非非」。

「我們爲的是工作，並不想賺錢；我們要賺錢，可以當妓女啊！」

這就是所有有工作台灣小姐信念。

她們雖然當着「下女」，雖然家中並不富有，但她們忘不了漂亮的打扮。她們大都喜歡穿五顏六色，萬紫千紅的衣服，每一個人都燙起蓬鬆的秀髮，染上紅紅的蔻丹，擦粉塗脂抹口紅，更是她們每天不可缺的第一件大事。

每天晚上，下女也「下班」了。在市街上看到像鶯燕燕的一羣。誰是下女？誰是主婦？誰也不能列別清楚呀！

雖然，她們這樣華貴地裝飾，但她們不必仰給與他人，完全是工作所得來的代價，這一種「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的精神，你佩服嗎？

萬世師表女教員

女教員，這值得使人欽仰的神聖名詞！

五十年來的奴化政策，使台灣小姐成爲男人的牛馬，她們深深地陷在 (Lady Last) 的窠窟裏，因爲不准她們更求高深知識的緣故，有些人根本不懂得「人生」應該如何珍惜「青春」，才不是犧牲生命才不是浪費。可是，日治時代奴化教育的楷柢太深了，使她們無法掙扎，無法怒吼！

光復後，和平的鐘聲響徹雲霄，自由的氣氛佈滿全島。她們解放了。她們開始深深地體味到怎樣才是真正的「人生」，她們願意負起教育第二代的使命，就選擇了這最神聖的職業——女教師。

雖然教師的生活是挺清苦的，但她們漫不在意地幹着。每天東方微露吐出魚白色的時候，她們就開始走向學校，有時從北投到台北，從基隆到台北，乘不到公共汽車，悠長的路，也就這樣漫步地走着。最使她們高興的，就是偶而在路旁碰到她們的學生，當年輕的學生向她們，一鞠三叫聲「X老師早」的時候，正使她們心花怒放，深深地感覺到這種神聖職業偉大的代價。連日以繼夜替學生們趕改課卷時的疲勞，也

一齊澹忘了。

她們大部工作的時間，是早上八時至下午五時，有時是在教室內執教鞭，有時却在吹着口笛在操場上領導學生鍛鍊健全的體格，甚至還要在課餘修改課卷，以至連她們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當你看到她們這些門牆桃李，成爲社會棟樑的時候，切勿忘記她們這些曾經爲他們廢寢忘食的一般絳帳女夫子呀！

綠衣的青鳥使——女郵差

假若你是初來南島的話，那麼在你剛踏上基隆岸的時候，就會使你面臨着碧海青天而感到無限的驚奇，因爲你眼中看見踏着腳踏車疾駛而過的綠衣使者，並不是雄糾糾氣昂昂帶點泥土氣的男漢子，而是秀髮披肩兩腿赤裸的女郵差。

女郵差，這個名詞在內地，似乎倒感覺到有點新鮮別緻，然而在台灣却很普遍，無論走到那裏，隨時都有機會給你碰到瞧見，她們工作很緊張，但也很細心，每天有一大疊數百封信件，從她們的玉手纖纖中分送出去，但卻沒有送錯過，因爲她們都很小心地按部就班的送，決不尚莽而誤投，也不慌張而遺失。據郵局的主管聲稱，她們的工作能力，反較被稱爲大丈夫的男子漢強，你說希奇嗎？

住在台灣的人有福了，因爲你們每天往來的信件

上，都留有她們的美人香澤呀？她們！

隨風飄去的驗票員

有時你走在路上，眼看著一輛輛銀色的公共汽車，在你面前疾馳而過，一位薄衣單肩的驗票小姐，僅靠著欄杆的鐵鍊，半個身子為立門外跟著車身的駛動，隨風飄去。這時，正會使你為她們捏著一身汗而擔心。

別小覷這些驗票小姐，其工作之吃重，着實不容易呢！每天從清晨七時至下午三時，或從三時至午夜，實是八小時工作，真使她們夠辛苦啦！假使要叫你每天置身於濟濟的人羣中，擠得臭汗淋漓，恐怕三天工作下來，就要叫你一病臥倒，纏綿床褥數月呢！可是她們却有這種本領，儘管是車上擠得水洩不流，無立足之地，她們還是倚欄隨風飄去，到站一個個的按步就班向你收票，要是不幸而你把票子丟了，嘿！那才夠麻煩了，她一定會劈劈叨叨的數說你，直到你補票為止，你討厭她們這種狀態嗎？不；你錯了，這是她們工作認真的表現呢？

最後，告訴你們，她們全是初中畢業的學生呢！

夜鳴洞蕭的按摩女

夜色暮暮中，按摩女郎們蹣跚地出現在街頭巷尾了，這些都是失去了光明的盲者，所以她們特別歡喜

出現在黑暗中。

她們有老的，也有年輕的。往常總是一個人拿了一枝竹杖摸索着，或者是給小孩們撥着。口裏用一支洞簫，啾啾啾地吹奏着淒涼而不成調的小曲。靜待着主顧招喚，這一種淒涼的音調，常常會使人聽得腸迴心蕩，而感到黯然神傷！

假使你化上一千五百元的代價，她來給你按摩約半小時的話，那麼，她會給你捏，揉，擲，敲，摩，擦，種種的方式來恢復你疲乏的身心，而使你一天辛勞的筋骨，感到輕快而舒適了。

這些按摩女郎，有的據說是祖傳，有的則因幼年失明而中途投師，學藝糊口。她們大都是家無恆產的可憐蟲。

夜，按摩女郎清絕的簫聲，給荒寂的夜之街頭，平添了無限的淒涼和傷感。你聽到了這聲音，彷彿聽到了台灣女性悲怨的呼喊！

脚踏車之市

台北街頭寬廣，騎脚踏車的人特多。台灣人的騎術都很高明，大雨天，一手把車頭一手打傘的很多，有些騎在車上還可以拉一張大桌子，有的兩人握手談笑，并車前進，一些不以為意。女學生，女職員，下女等大都自備脚踏車，傍晚下班，三五成羣，紅衣粉頰，飛馳過市，其輕快活潑使人神馳！

傳奇性的高山公主

一年以前，有位外省青年遊客到那裏時，二公主對他頗有好感，後來這位先生發覺之後，不願做駙馬爺，竟溜之大吉。

一片碧綠千頃漣漪的台灣日月潭的東邊角落裏，住着一個仍屬漁獵時代的高山族人家；那裏的酋長叫做毛信孝，他的兩位公主經過文人雅士的筆底描寫，誘人嚮往，小舟靠岸，踏上原始時代而且破碎的竹筏短橋，沙土斜坡，路旁的點點茅屋躑躅的男女，老少人們，並未顯出奇特的武樣，在你帶着不可思議的幻想，暗暗尋訪高山族之時，自然而然有些男女小孩就會對你說：「你要看公主跳舞嗎？買張公主的照片吧！」這些孩童們一面向前忙步走，一面回着頭不斷地誇耀公主的歌舞和舞藝如何如何，同時又討價還價的，他們領導我們爬了一度小小的斜坡，到一個大概四五十平方米的廣場，泥土而了露出一塊橢圓形的石頭，孩子們指着石頭說：「公主就在這裏跳舞的，你們等着看。」其中一個女孩子不聲不響跑到一所茄棚背後，敲了幾響緊急的鐘聲，然後說：「公主現在化粧，馬上就要出來哩。」

公主的閨房是一座四開間的平房，門口貼有「擁護毛酋長」的標語，進門第一步就是一個客堂，掛有一幅觀音佛像，兩旁懸着一付對聯；上聯寫着「南海非遙慈航普渡」，下聯寫着：「西方自在法界長春」，觀音像前擺有一張長條木桌，又供「北極玄天大帝」，香爐裏香燭繚繞升騰，條桌上面右邊有架舊式方形的留聲機器，同時還有幾張唱片，左邊擺着一只無線電收音機，左邊牆壁掛着一隻古色古香的燕尾大鐘，右邊掛着兩個大小鏡框，裏面就是公主的照片。

客堂右邊有間空屋，裏面有些零星雜物，沒有人跡，回身一轉行進客堂左邊一條小角道，那裏有間半明半暗的房間，祇有門口，而未見門，正要伸頭往裏探時，屋外的人聲嘈雜，說：「公主正在化粧，看見陌生人怕有點難為情」。

那時公主的母親剛剛替她裝飾好頭粧，而公主正要披上她的「華麗」的舞服，但是房裏朦朧

，豈能看見她的背影的圍裙粧罷，披加上衣，雙手在緊束腰帶之時，公主忽然回頭一笑，急促又把頭轉回，當時她的母親說：「公主馬上就要出來了。」

那時大公主從屋前另外一座平房裏出來，頭帶五彩繡花箍，垂晶着顏色不同的玻璃珠串，身穿彩色繡衣和圍裙，陪襯着美麗棕色的皮膚，粗肥雙腳五趾張開，體健活潑，快步而行去挑選她的舞場，據說大公主已經適人，幾個月後能要分晚了。

小公主盛裝出來，孩童們都叫囂鼓掌表示歡迎，她的體態比比大公主更短小而且娉婷些，漆黑的纖髮已燙上波紋，脂粉薄施，桃唇紅染，晶晶明眸，配上棕色的面孔，更顯得美麗。五彩刺繡的頭箍，光怪陸離的玻璃珠串，垂在兩頰，身上雖然穿着半新不舊的彩色繽紛的舞服，頗有熱帶風情，赤足露趾，婀娜慢步，恬靜多姿，有人道：「公主漂亮呀！」她忽而含笑，忽而俯首前行，有點羞人答答，又有人向她說：「公主你好嗎？」他用低聲的清晰國語回答說：「謝謝你，是和你一樣好呀！」她選擇了舞杵之後，跟着大公主到廣場去圍站住這塊橢圓形的石頭，村婦陸續地來了六七個人，每人都拿舞杵，站成一個圓圈，忽而互相暗示，杵舞開始了。

當她們拿着木杵擊石為歌時所發出釘吉，幾個重複混濁的音調，並沒有使人悅耳之感，且敲且歌，歌聲似乎有點哀怨沉重，杵舞之後，她們互相牽手左右交叉，圍成一大圓圈，旋轉數周，忽而竚立，雙腳跳動，忽而單腳在搖，舞技簡陋得很。

歌舞罷後兩位公主，放下舞杵，坐在廣場附近的茅寮裏應的一只木架之上，那些孩子們就包圍着她們，後來我們對她說「公主，你辛苦了！」她們二人同聲回答：「差不多天天是這樣的。」當我們拿着她們的照片，請她簽字的時候，她們都溫柔懶懶地說：「怕寫得不好！」經過一二分鐘的猶豫，大公主在她的照片上簽署「毛月娟」三字，二公主簽了「毛阿秀」三字，當問及她們的家庭狀況時，她們的眼睛注視着木柱掛着的一塊木牌，寫有：「清初，嘉義下大捕豬母蚶社，有高山壯士二十四人，獵於人通關，及蠻人山附近，一日見一白鹿，即驅犬尾追，一人隨後，爬山越嶺，涉水通澗，忽發現本潭，風景明媚，土地肥沃，頗適農作、漁獵、當集眾議遷居於此，迄今已易酋長拾次，歷時二百七十餘年」云，二公主始終脈脈含情，似有思慮，她看來不過二十上下，尚在待字園中，據說一年以前，有一位外省青年遊客去到那裏時，二公主對他頗有好感，後來這位先生發覺之後，不願意做駙馬爺，竟溜之大吉了。



A541 212 0016 1006B

★幕內灣台★

怎樣打到台灣去
 台灣六百萬人的心
 阿山，台灣人之問
 二二八事變真相
 揭開蔣匪賣國密約
 「白華」，你在那裏逃
 日本人要再來台灣嗎
 張學良之謎
 陳誠，紙做的虎
 「空軍大隊」正在想……
 坐吃山空的蛇蟲世界
 一兩黃金一担米
 我逃出了魔窟
 回來吧上海人

台·灣·山·海·經

附有：
精美插圖

調

古劍先生
執筆

請注意二書出版日期



總

性女灣台

必翻 所版
究印 有權

：者行發

社版出秋春

號百五二南市地
〇弄〇路慶址

價定本基册每

\$ 4.00

